



温文杰

高志森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图/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

“山海展映”香港站举行

资深电影人建议青年导演：拍那些触动你心灵的事

2 谈大湾区电影的方向

拍城市特色，也别忘记人性是共通的

2023“山海计划”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，面向全球寻找新锐导演力量。什么才是粤港澳大湾区电影？高志森认为：“它绝不仅仅是指粤港澳电影人合拍的电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受众是八千多万的粤港澳大湾区人。”他解释，曾经的港产片基本靠香港市场就能收回成本，因此作品从剧本到拍摄风格都要为香港观众的口味服务。但如今，一个香港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一部电影的盈利需求，这才是港产片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。

那么，如何同时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数千万观众的口味？温文杰认为：“当代的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相似，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共鸣。”高志森也表示：“先把自己城市的特色拍好，与此同时，也不要忘记人性是共通的。”

2023“山海计划”，方言表达是一大特色。这次在香港展映的三部短片——香港导演苏泽朗的《家庭旅行》、潮州导演陈坚杭的《The River That Holds My Hand》、湛江导演陈家操的《中状元》，均通过创作者熟悉的家乡方言，讲述自我与外界、家乡与世界的关系。对“山海计划”青年导演们的这一选择，两位嘉宾表示赞赏。高志森说：“譬如粤语地区的题材，我们就充分发挥粤语的魅力，其他地区上映时需要的普通话版甚至海外版，都可以以后再配音。总之，我们先打动讲粤语的那批观众再说！”他还指出了他近年观察到的一个现象：“我发现，现在的内地观众很喜欢粤语，粤语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潮流。”

3 给新一代导演的建议

什么事让你开心过、凄凉过？去拍它

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导演，两位资深电影人有何建议？高志森说：“电影不是说出来的，我最大的建议就是多拍。杜琪峰、许鞍华都曾在电视台拍了很多年的剧，什么类型都拍，身经百战之后才去的电影圈。我们不能期待一个什么经验都没有的新导演，一出道就一鸣惊人，这不合理。”

温文杰认为，“山海计划”给了一批青年导演们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，“每一次拍摄经历，都是对新导演最好的磨炼”。这一点，“山海计划”的青年导演们都表示认同。陈家操在当天的映后交流中坦承：“在参加‘山海计划’之前，我已经拍了两三年的短视频，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拍真正的作品了。”他说，自己通过“山海计划”美梦成真，也希望看过《中状元》的观众能从中得到鼓舞：“就像片中所说，不管现在是不是小兵，你要相信只要肯坚持，‘乞丐都能中状元’。”陈坚杭则透露，其作品《The River That Holds My Hand》中的女主人公，过去曾出现在他所拍纪录片的照片中，“因为有‘山海计划’，她才从照片中走出来，讲述自己的故事”。苏泽朗表示，若未来某天自己真的有机会拍长片代表作，“我一定会回想起今天在‘山海’的日子”。

苏泽朗的《家庭旅行》拍出了家庭私影像的风格，陈坚杭的《The River That Holds My Hand》用纪实感拍摄剧情片，陈家操在《中状元》中融入了非遗雷剧……对于青年导演们各有不同的影像风格，高志森总结：“艺术不分对错，但年轻的创作者们在表达自我的同时，也别忘了在各方面照顾观众的接受度。”他以字幕处理这一电影制作的小细节为例：“曾经我拍一部电影，有场戏是张国荣和麦嘉在桌子上做很多手势。这一场整整拍了三个小时，但后来我还是决定重拍。原因是两位演员的手部表演刚好被字幕挡住。从观众的角度考虑，这是不能接受的，所以浪费多少菲林都得重拍。”

温文杰建议青年导演：“当你人生阅历还不足的时候，就多拍自己最熟悉的题材，不要去模仿别人拍的东西。模仿别人，通常会导致你对生活的观察不够，拍出来的作品显得生硬。”那么，如何从熟悉的生活中提炼题材？温文杰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论：“什么事让你开心过、紧张过、凄凉过、兴奋过，你就拍它。总之，去拍那些能触动你心灵深处的东西。”

1 聊对“海”的理解

香港文化擅长从文化交汇中汲取养分

这次“山海计划”香港展映，三个关于“海”的故事组成了一段独特的“山海记忆”。谈及对“海”的理解，曾为经典港片《花街时代》《鸡同鸭讲》《精武英雄》《无敌幸运星》掌镜的温文杰表示，香港身处海边，绝美的海景是人们对此地最直观的印象之一。与此同时，“海”之一字，更寓意着香港文化擅长从多种文化交汇中汲取养分的特点。

曾执导过《富贵逼人》《家有喜事》《花田喜事》《南海十三郎》等经典港片的导演高志森同样认为，“海”对香港至关重要，“这个城市连风都带着一丝咸味”。在他理解中，“海”常与迁徙有关。高志森回忆，20世纪80年代末，部分香港人对海外移民的生活很好奇，为此他

执导了电影《富贵逼人》，让大家亲眼看看海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”。电影里，董骠和沈殿霞扮演的骡叔骡婶不懂英文又没有驾照，导致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可谓“又‘盲’又‘聋’又‘哑’又‘糊’”。

温文杰认为，香港文化结合了传统与前卫，优点是中西交流多，但这也带来了过去香港文化缺乏坚固根基的弱点。他说：“我希望香港的艺术工作者能多沉浸于本土生活，更多挖掘艺术中的本土特色。”在这个话题上，高志森回忆：“当年拍《鸡同鸭讲》，我和许冠文看明炉烧鸭都看了好几个小时。因此，无论你想拍什么，你都要‘浸’进去，‘活’在里头。”



展映现场

出品人 | 杜传贵 林海利
总监制 | 孙爱群 孙璇 胡泉 林如敏
总策划 | 孙朝方
执行总监 | 吕福芳

E-mail:hdxxs@ycwb.com

红鞋

□江筱非

我们老家有个风俗，结婚走红地毯要穿红鞋，预示新人脚踏祥瑞，一生走红。买红鞋是男方的事情，自然也是考验男方的忠诚度——红鞋可以不要时尚，但要合脚，不能在走红地毯时掉链子，所以男方一定要提前心里有数。

1

杨希和白雪自由恋爱，决定元旦结婚。婚礼前一天，杨希屁颠屁颠地挑着礼盒进了白雪家，把包括红鞋在内的彩礼送过来。白妈妈一验收，倒是办得一样不缺，就连艾叶、莲心、花生、红枣都用锡纸卷着，成双成对的，预示互爱互怜、早生贵子。白妈妈正想夸夸亲家母杨妈妈做事精细，不料白雪拆开红鞋，却发现大问题——她把红鞋摔在地上，抹着眼泪大声哭起来：“这鞋叫人怎么穿？分明是故意为难我嘛，这婚还怎么结！”白妈妈捡起鞋一瞅，原来两只鞋都是一边脚的，不由也生气起来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哪能这么粗心？定是对方有意的。白妈妈把鞋往桌上一拍，对杨希说：“婚礼取消！”

杨希愣了，结婚请帖都发出去了，哪有说取消就取消的？他不知怎么解释，一言不发憋了半天，一转头走了。白妈妈更生气了，她说取消婚礼那只是气话，这节骨眼上要是真取消了婚事，女儿的脸可就丢大了。见媒人上来说好话，白妈妈只好安慰白雪，说无论如何也要忍着点，过了这个坎咱再来理论。

白雪就这样穿着这两只顺边的红鞋踏上了红地毯，脚跟都磨起了血泡。为此，杨希没少受窝囊气。主持人让白雪给婆婆端茶的时候，她硬是没端，杨希帮忙端的；

婆婆给白雪送红包时，她硬是没接，还故意让红包落到地上，又是杨希捡起红包塞进白雪手里……好歹婚礼顺利完成，小两口度蜜月，杨希也是一再迁就，才把白雪汹涌的怒气哄住了没有爆发，一切安好。

2

村里的规矩，婚后娘家要来婆家给闺女做“满月”，白妈妈事先包好了粽子，那是要带去婆家的伴手礼。这粽子有讲究，通常主料是红豆和糯米，糯米有黏性，代表生活甜甜蜜蜜，红豆代表爱情红红火火，有滋有味；里面装的腊肉一般都是风干的精瘦肉，代表过日子要精打细算。白妈妈因为心里撇不开红鞋那档子事，故意在粽子里装肥肉馅和骨头馅，打算去杨家借机“发作”一下。

因为娘家要来人，白雪一大早就在收拾房间。整理衣柜时，她突然发现杨希有双皮鞋也是一对顺边的——难怪结婚那天杨希走路也有点一瘸一拐，原来他的鞋是左一顺，而白雪的鞋是右一顺——要说当初婆婆给白雪买鞋是粗心办了错事，那杨希的鞋也这样，看来是婆婆故意整人了。白雪想起当初和杨希恋爱时，婆婆就总有阻挠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个月来压抑的情绪如洪水猛兽在心底乱窜，她也打算等娘家的人来了，要和婆婆好好“理论”一番。

3

杨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忙着，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。一家人落了座，白妈妈和白雪却总没个笑脸，看上去好像随时准备发火。这时上了第一道菜，正是一大盘粽子。杨妈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红豆粽，边剥粽子边说：

“亲家母，你们先尝尝我包的粽子。按理应该先尝你带来的粽子，可我没有闺女，白雪嫁进我们家就是杨家人，我拿白雪当闺女养，所以我也包了满月粽子。”杨妈妈一脸开心的样子就像吃了蜜。

白雪鼻子里默默地“哼”了一下，不出声。白雪妈妈更窝火，本来想趁着吃粽子挑出骨头好说话，现在无神地也发不了火，只能心神不宁地吃起粽子来。

杨妈妈又说：“杨希是吃了苦长大的，年轻人难免有时脾气不好，但这孩子善良、勤快，将来不会让白雪吃亏的，亲家母也当是多养个儿子吧。”说着就要杨希给丈母娘敬酒。

杨妈妈端着酒杯站起来，白妈妈只好端起酒杯苦笑了一下，她心里一下没了计划，都不知道是发作好，还是不发作好了。白妈妈突然醒悟过来，“噗嗤”一下也笑了，一边笑一边埋怨：“你不早告诉我一声！要罚你喝一杯！”说罢拉着白雪站起来，一起向杨妈妈端起了酒杯，说了声“谢谢老祖姐了”，她一仰脖，先干了。

白雪懂妈妈的意思，扭了一下身子，半直着腰说：“我脚疼，站不起来！”

杨妈妈眯着眼睛说：“没事，一家人不用客气，咱们坐着喝一杯。”

白雪不情愿地端起酒杯舔了一口，瞟了一眼婆婆。杨妈妈倒是一仰脖子就把酒喝干了。她还给白雪夹了一口菜，慢慢地说：“杨希是属鸡的，白雪属狗，他俩都是有学问的人，我看着多般配啊。可当初我把他们出生八字报给那个胡半仙算了一卦，你猜那个半仙怎么说？吓死我了，他偏偏说‘不配，鸡犬不宁’……”

白妈妈一听也吓一跳，那个胡半仙她是知道的，在乡下名气可不小。虽说迷信的

话不能信，但结婚前去算一下八字，一直是乡下陋俗，杨妈妈这么做也是按习俗办喜事，无可厚非。

白雪一听也紧张起来，本来要挑毛病吵架的心，一下没有了头绪。

白妈妈眉毛拧成了“川”字，愣了好一会才冒出一句：“那咋办？这婚都结了，难不成想悔婚？”

杨妈妈又给每人装了一杯酒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回过村里的王大爷和王大娘，他们也是一个属鸡一个属狗，都八十多岁了，老两口一生都没拌过嘴。王大娘说，她结婚的时候故意穿了一双顺边鞋，顺一顺就好了。”说完，她哈哈大笑起来。

白妈妈突然醒悟过来，“噗嗤”一下也笑了，一边笑一边埋怨：“你不早告诉我一声！要罚你喝一杯！”说罢拉着白雪站起来，一起向杨妈妈端起了酒杯，说了声“谢谢老祖姐了”，她一仰脖，先干了。

4

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，杨希家年年被村里评为“模范家庭”，他们夫妻恩爱，又孝顺老人。压箱底的这对顺拐红鞋，白雪一直视如珍宝地收藏着。



琼枝如画 新华社图

息事宁人

□穆定超

我居住的小区里，仁德大哥是受人敬重的。可仁德嫂却是个泼辣女人。

“这是哪个缺德鬼干的好事，丧尽天良遭天谴。”那天不知道仁德嫂又为什么在楼下开骂，骂声还随着脚步声上了楼。

“砰砰砰……”敲门声响起。我打开门，见仁德嫂肩膀上挂挂着一床被子。

“这是什么造型啊？”我一脸堆笑地问。

“笑你个大头鬼！”仁德嫂没好气地吼了我一嗓子后，指着被子让我看，“我家的被子晒在三楼的阳台上，被烧了个大洞，我正在挨家挨户查找丢烟头的人。”

原来如此。我配合着仁德嫂的问话：“你确定是烟头烧的？”

仁德嫂大声道：“不是烟头，哪来的火啊！”

我觉得她说的有点道理。她又说：“我知道你抽烟，所以我要来问一下你。”

我确实是个“老烟枪”，这下子是被仁德嫂怀疑成了丢烟头的嫌疑人。我忙问：“粗烟？细烟？”

仁德嫂大声说：“什么粗烟细烟？我在被子上发现两个烟头，一个烧了一半，一个没烧，不是一起扔下来的，就是一前一后扔下来的！”说完，她打开手里的一个纸包。

我见状心中窃喜了一下——这是两颗粗烟头。两年前，我就改抽了细烟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女士”烟。我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薄薄细烟盒给仁德嫂看。

仁德嫂说：“我不管粗的细的，你的烟头都扔到哪儿了？”

“在阳台上。老婆不让在室内抽，我只好到阳台上抽。”

“我要看一看。”

“可以可以。”仁德嫂随着我去了阳台。

“怎么不老实？”我一愣。她一指烟柜：“这上面厚厚的一盒是粗烟吧，还敢说你抽粗烟。”仁德嫂恶狠狠地说。

原来，仁德嫂看见烟柜上立着一盒“1916”。我一下子知道了她的意思，忙解释：“这烟盒是我待客用的，还没抽完就放在那儿了。”

“怎么证明你没抽，怎么证明你没扔烟头？”仁德嫂追问。

我瞅了一眼仁德嫂手中的纸包，心中又一动，忙解释说：“我这烟的过滤嘴是金色的，上面还有1916几个字，你纸包里的过滤嘴是黄色的，没有字，不一样的。”

仁德嫂又打开她手中的纸包比了一下：“哦，也是的。”

仁德嫂出了门，上了楼。我如释重负。

没查到丢烟头的人，仁德嫂打了110。派出所来人，楼上楼下查了一圈，好像一时也没有结果，仁德嫂很沮丧。警察对她说：“你可以打官司告楼上全体住户。”仁德嫂说：“打官司？钱，你们出啊？”警察忙解释：“这钱可得您自己出哟。”

之后的几天，一到上下班的时间，仁德嫂就会被挂着的被子，站在单元楼门口开骂。仁德大哥觉得老婆这么做太丢人现眼了。可不管他怎么劝说，仁德嫂就是不听，邻居们都害怕地躲着她走。

这天，门铃响了一下。我推开门，没人，却看见地上有个信封。

我弯腰拾起，打开，里面有一张字条和三百元钱。字条上写着：麻烦您将三百元交给三号楼的女人，我就不出面了，和她说声对不起，下不为例。落款：一个男人。

我坐在沙发上思忖了良久。晚饭后，我去三楼，将字条和钱一并交给了仁德嫂。

仁德嫂转怒为喜地说：“我就知道有人会承认，他不好意思出面就算了，只要他认错赔钱，下不为例就行，要不我还会继续骂下去的。”

临出门，仁德大哥给我抓了一把红杏仁，还连连声说，我为他办了一件大好事。

单元楼安静了，小区也安静了。仁德大哥见到我时，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。